

怀念我在过的集体——物71班

○万学国（1977级工物）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第一届学生，物71班，就是我在过的集体。我们班有36名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从“老三届”到应届生，时间跨度12年。班里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有过种大豆、高粱、小麦、稻米的经验，睡过农村山寨的土炕，或操作过工厂的铣磨焊钳。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可以无际的青纱帐中、在嘈杂的工厂车间里找到机会读书，并在十年累积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大学。我们很特殊，因为我们亲眼目睹并亲自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巨变。

2012年，已是我们毕业30周年。翻开毕业时的纪念册，看到班里老大哥黄毓洋写下的留言“怀念我在过的集体”，仍然感慨万千，怀念不已，不禁回忆起那些日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物71班游香山合影

高考传奇经历

1978年3月开学之后，我们班里的同学都陆续报到了，正式开学后，我班36人到了34人。几天后，现役军人黄毓洋到了，一个月后，切除盲肠的林炎志也来了。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差异很大，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三十有余。生活经历上，有军人、知青、工人，有地道的农民，也有教书育人的教师，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

我们班最年长的黄毓洋是现役军人，穿着没戴帽徽领章的军装，个头一米八几，同学都亲切地叫他“老黄”。我们只知道高考时老黄在连队喂猪，有点“传奇”。其实，了解他高考经历的人并不多，三十几年后才听他讲了一些。

黄毓洋，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时“文革”爆发。1968年插队当了知青，1972年又以体育兵特招入伍，在云南某部队打篮球。1975年全军规定军以下单位不准再搞专业球队，他就下连队当普通战士。老黄做

人做事执着，插队时是知青先进典型；在部队又受过嘉奖，立过三等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老黄既不能提干留部队长期干，又无复员去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已到走投无路的地步。30岁的他主动要求去连队喂猪。恢复高考后，考生年龄可放宽到30岁，对老黄来说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机会。但当年军队相关规定是，上级分派指标，单位确定人选去参加地方考试，单位根据考生成绩等综合考虑，掌握选送决定权。学生毕业后，原则上哪来回哪，提干使用。当年老黄所在的师，只有一个指定大学的指标。不言而喻，部队主管部门至少可以由于老黄的年龄拒绝他报考。老黄反复恳求，并建议以部队职工名义报名（不受限制），如能考取转为职工上学。老黄的艰难处境获得了首长的同情，并同意了他的请求。在昆明市官渡区教育局招生办，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刻报上了名。所幸的是这样报考，老黄可以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1977年12月上旬，老黄终于踏进昆明十七中第21考场（最末一个考场），坐到最末一个位置上。

“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积压了12届中学毕业生，没人能相信连队猪倌能考上大学，也就没人想着老黄的转职工问题。1978年2月26日，部队接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录取老黄的通知。因要涉及地方劳动局指标，转职工无望，老黄无法按职工办理入学转迁手续。部队首长研究决定，黄毓洋持公函前往清华大学报到。公函内容大致为：一、由于军人报考的特殊规定及黄毓洋的特殊情况，同意其先按职工报名考试，但现已被贵校录取却无法转为职工；二、黄毓洋高考成绩真实。请

贵校决定该同志的去留。3月6日，老黄持录取通知书和公函报到，并等候处置。后来的事情是，学校上报教育部，教育部与总政接洽。总政逐级责成调查这一“非常报考事件”的真相，老黄部队以文字材料如实做了报告。

等待期间，老黄正常上课学习，并被选入清华篮球代表队，参加了1978年北京高校篮球联赛，夺得冠军。学校对全体1977级新生举行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老黄以99分获得第一名。

两个月后，总政与教育部协商，给军队增加一个入学指标，于是老黄接到带军籍上学的通知。

奋发苦读二三事

当时，由于我们中很多人都饱尝了“文革”失学的遗憾，所以对上大学的机会都非常珍惜，怀着对生活、对社会、对整个国家的美好愿景，奋发苦读，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的养料。当时学校图书资料匮乏，图书馆仅有的几本微积分习题集都被借走了，我们便拐弯抹角地找到借书人，约好时间，在他还书时，马上借过来。以后全班同学轮流续借，一个学期里，这本习题集没出过我们班。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每天往返在教室、食堂、宿舍之间，晚上在教室看书看到半夜。老师们很感动，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

学校担心学生身体劳累，强制教室晚上9点熄灯，就连唯一一个号称“不夜城”的主楼3区208教室，后来也关了。为此，同学们就想出了许多其他的办法，有的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书，如刘苏宜、刘

□ 值年园地

正风等；有到厕所、水房这些不熄灯的地方看书的，如刘克、苗齐田等；更有甚者，我们班的高长生同学，为了学习把教室的窗户撬开，跳进去打开灯继续学，结果被教室管理员抓住，全校通报批评。晚上不行了，有的同学就抓早上，何天青干脆早上5点起来到操场上苦读。当时我们全班同学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团结一致，相互帮助，许平同学得了传染性肝炎住院治疗，庞静、王非、李维衡、李白舸、滕丹等同学给他抄笔记，使他期末考试顺利通过。每个同学都在学业上和思想素质上不断提高，为班集体赢得了许多荣誉，我们班在校期间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当然，我们物71班成绩的取得，是与我班核心人物林炎志同学以身作则、团结同学分不开的。

执着坚持 报效祖国

毕业后，我们班不少同学改了行，成了别的领域的大专家，比如有研究声学的刘克，研究生物的钟毅，还有研究地球引力的，等等。康克军属于我们班继续恪守着我们工程物理本专业的几个人之一，也是我们班毕业后有所成就的杰出代表之一。

康克军，入学时和我同住13号楼431室，是我入学相识的第一人。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他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邮电局的一名工人，那时他就自学成才，把清华大学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学科的课程都在高考之前自学完了，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康克军还记得当时收到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时，大家都不知道“工程物理”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有人还猜想是盖房子的。康克军是我

们班团支部书记，不但学习好，而且处理问题举重若轻，在班里就显示出很高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毕业后，康克军继续攻读硕士、博士，1988年10月他博士毕业，设计并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实验工业CT系统，开创了我国工业CT的新研究领域。1997年，他和我们班同学高文焕、苗齐田一起承担起集装箱检查科研成果转化工作。高文焕和苗齐田作为康克军的左右臂，白手起家，共同创建了同方威视公司。高文焕主抓技术研发，苗齐田主管国际市场和客户服务。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相当优秀的业绩。清华承接的国家“八五”攻关项目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成功完成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工作，并在全球市场与欧美老牌竞争对手三分天下，在核技术应用领域独树一帜，摸索出了一套产学研相结合的校企合作模式。目前威视公司的设备已经销往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各国打击走私、反恐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三人也因这个项目在2003年获得了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康克军在2010年还获得了一项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非常遗憾的是，高文焕同学在2005年因为胰腺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今年是我们毕业30周年，作为物71班的班长，回首30年，我重新找回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感觉；奋斗30年，我们在各行各业中拼搏进取；激荡30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历史变迁；品味30年，我们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愈发珍惜我们身边的挚友同窗。祝福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健康平安！